

新一轮铁矿石谈判静待突破

周子勋

旧一年度的铁矿石价格谈判尚未有最终结果,中国就已经开始为新一年度铁矿石谈判做“热身”准备了。在日前举行的“第九届中国钢铁原材料国际研讨会”上,中国钢铁工业协会秘书长单尚华明确指出中国必须构建铁矿石进口新模式。这种新模式内容包括:由于矿价波动对钢材成本影响较大,结算周期定为自1月1日至12月31日,在中国的一个财政年度内;长协矿实现量价互动,进口量大价格应当从优;全国实行统一价格,不能再分长协矿价和现货矿价,所有跟中国钢铁企业签订协议的供货商都要实行这个价格,以避免倒卖铁矿石现象发生。这被认为是2010年谈判双方的第一交锋。

从单尚华传达的信息看,中钢协似乎对新一轮谈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已经找到了中国铁矿石顽疾所在。但话又说回来,这种新模式的探索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耐心和协商。

我们注意到,经济危机之下钢铁行业遭遇寒流,产能过剩压力很大。据测算,2009年国内铁矿石需求比2008年减少6000万吨。而中国铁矿石进口2009年将缩减至3.5亿吨,缩减比例达21%。在这种态势下,铁矿石长协价下降成为了各方共识。虽然作为亚洲铁矿石消费的三大主力,中日韩此前

也结成谈判联盟,但日韩却率先被对手攻破,使得中国钢铁谈判陷入被动。至今中国与世界矿业巨头未能达成协议,从而将中国钢铁业推向陌生境地,并进一步削弱了有着40年历史的基准价格体系,将全球铁矿石谈判正式拉进后长协时代。

中国要想在新一年度的铁矿石谈判中取得突破,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在笔者看来,以下几个方面必须引起关注。

首先,加强国内铁矿石进口的管理机制。据统计,我国目前具备铁矿石进口资质的企业共有112家,虽然国家有“代理费3%至5%”的规定,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关于代理费的规定却成了一纸空文。进口代理本来是为没有进口资质的中小钢企服务的,但实际上却成为少数大企业或贸易商牟利的特权。如:去年南方某大型钢铁企业全年销售长协矿近400万吨,纯利润不少于18亿元,占到其当年总利润的近30%,这样的倒卖行为是常有的。

其次,要抑制国内钢企推高动铁矿石价格上涨。在今年的谈判中,中钢协与外国铁矿石供应商谈得极其艰苦,而国内钢企的“大佬”们却又横插一杠,掀起了钢材涨价风,纷纷上调钢材价格。毫无疑问,这种调价行为对铁矿石价格的谈判产生负面影响。当国

有大型钢企出现这样的问题时,中小钢铁企业就不再对这样的谈判抱有任何期待了。据来自一位中小钢企的人士透露,去年铁矿石现货价最贵涨到了1580元,比同品位的长协矿价格要高出四五百元/吨。那时候有长协资质的大企业,并没有拿出矿石来支持他们的发展,反而将低价购进的长协矿高价卖给他们。可见,在这个庞大产业背后纠缠的不仅仅是国内钢企与国际矿石巨头之间的利益博弈,还有国内钢企之间的利益竞争,更多大企业与中小企业间不平等竞争,增加了谈判的难度。

此外,随着我国经济刺激计划和钢铁行业振兴规划的实施之后,我国经济复苏态势已经确立。在这种大背景下,强劲的市场需求也会给我国新一轮铁矿石谈判带来一定影响。我们注意到,就在矿价谈判“热身”的敏感阶段,海关最新的铁矿石进口数据却让人大吃一惊:今年9月份中国进口铁矿石6455万吨,较8月份大幅增加1487万吨,增幅达30%,再次刷新中国进口铁矿石的月度记录。到10月中旬左右,全国主要港口铁矿石库存达7300万吨。而力拓10月14日也表示,由于来自中国钢企的庞大需求推动,三季度矿石产量上升到历史新高。三季度铁矿石产量为4750万吨,比去年

的4240万吨增加12%,而环比增产5%。力拓当天还把全年计划产量提高7.5%,以应对中国的庞大需求。这反映出目前全球铁矿石供应处于宽松的现状,所以应该注意这一点,并反映到明年的铁矿石价格谈判中去。

当然,全球三大矿商在现有垄断性的基础上还会进一步追求资源整合的动力,比如澳矿巨头必和必拓就发布最新消息说它已向澳大利亚另一家资源企业联合金属公司发出了收购要约,以每股1.3澳元的价格现金收购其全部已发行股票。如果收购能成功,两家在西澳“紧邻”的铁矿石资源将合并开发。可见,这也需要加以密切关注,并尽早做好准备,防范于未然。

总而言之,中国钢铁业要不要放弃传统的年度铁矿石定价“基准”,其最大顾虑在于未来能否保证获得铁矿石资源的稳定供应。近年来,中国从国际市场采购的铁矿石越来越多,未来这一需求还将继续增长,因此,采取经济手段以入股或收购的方式保障资源供应至关重要。尽管这并不容易,前段时间中铝收购力拓失败就可以看到,但我们仍然需要更多的智慧和耐力来坚持。

焦点评论

水污染成本不能全由民众承担

徐经胜

10月17日在北京召开的环球国际(2009秋季)论坛上,部分国内专家表示,由于水资源成本上升,中国城市自来水价格面临上涨趋势。中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水资源中心主任邵益生指出,在中国,自来水作为一项公共产品,其价格一直由政府根据水成本制定。水成本包括调水成本、净化费用和污水处理费用,其中调水成本所占比例最大。

今年上半年,全国大中城市居民用水价格“涨”声一片,多省市酝酿上调水价,而有的城市已经大幅上调了水价。对目前各地水价“涨”势迅猛情形,多数老百姓并不赞成。有人甚至发出这样的感慨:现在喝杯凉水都要勒紧裤腰带了。有网站调查显示,有六成多网民反对上调水价。而且,有关人士表示,将来的自来水价格肯定还将面临着上升压力,而这个压力主要是水污染。

当前,水污染呈现越来越重之势。据报道,目前我国大江大河有近四分之一的监测断面超过劣V类水体,90%的城市河段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28个国控重点湖库中有39.3%为劣V类水体,城市内湖污染更为严重;全国约有一半城市市区的地下水污染比较严重。由于城市本地水源污染日益严重,导致大范围调水

工程增多,如引滦入津工程、引碧入连工程以及南水北调工程等,这就增加了调水成本和污水净化及处理成本,而这些成本最终很可能转嫁到自来水价格上。

当前,造成水污染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地政府治污力度有限,甚至有些地方政府为了片面追求经济增长,而成为污染企业的“保护神”。可以说,当前的水污染呈现越来越重之势,很大一部分责任在污染企业违法排污和一些地方政府治污力度不足。也就是说,当前的水污染和普通老百姓的关系不是很大。如果因为调水成本特别是污水净化及处理成本增多,就上调自来水价格,那无疑是让普通民众承担不应属于他们承担的水污染责任。

自来水价格并非不能上调,但上调的理由必须充分,必须能够让普通民众心服口服。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以增加了调水成本和污水净化及处理成本的理由来上调水价,民众难以接受。如果以增加了调水成本特别是污水净化及处理成本来上调水价,在一定程度上就是政府以及企业“生病”而民众在“吃药”。不管怎么说,自来水价格难以承受水污染之重,各地方政府应恪尽职守,防范并治理好水污染问题;各企业等能够从大局出发,遵纪守法,不污染环境。

财经漫画



唐志顺/图

反喇叭口预示通胀威胁日益现实

姜山

尽管CPI和PPI数据已经连续6个月出现双负,即将公布的9月份数据也很难出现转正,但市场的通胀预期却在不断增加。9月份信贷数据为这一预期增添了新的依据,M1和M2增速差在当月形成“反喇叭口”,显示出通胀预期已经开始逐步成为现实威胁。央行行长周小川也表示,虽然9月份物价指数(CPI)同比增幅将仍然是负值,但环比已经开始转正,并就此强调央行在金融危机和经济正常发展的情况下,对社会公众通货膨胀预期的引导有所不同。

数据显示,2009年9月末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29.31%,而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29.51%,M1增速自2008年5月以来首次超过M2,而还在今年1月份,M2增速减M1增速一度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个月内货币的活跃程度和流通速度明显提高。

M1增速加快意味着企业经营活动

活跃,资金使用比较频繁,这一趋势如果得到持续,将有效的推动经济的快速增长,这是其表现相对积极的一面。但同时,M1体现的资金活期化趋势也将会导致资金流入资产市场,继续抬高资产价格,如果M1和M2之间的“反喇叭口”进一步扩大,目前处于低位的通胀膨胀数据将面临着极大的上行风险。

事实上,由于受到前所未有的大范围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全球的资产价格自3月以来已经出现了大幅上升,伦敦的期铜价格从最低时的约2800美元一路上行至最高时的超过6500美元,近期亦位于6300美元一线的高位,而NYMEX的原油期货价格也由年初的不足35美元上行至目前的78美元上方。黄金价格本月突破1000美元的整数关口,逼近1100美元,道琼斯指数也由最低时的不足6500点回升至万点上方,和纳斯达克、标普500指数一起创

出一年来的新高,包括中国在内的多国股市出现相当巨大的涨幅。可以看出,尽管全球的经济活动仍处于相对低迷的状态,但资产价格的膨胀速度却是前所未有的惊人。

受此影响,一些在金融风暴中受创较轻的国家已经明显感受到通胀压力,并开始逐步采取措施抑制可能产生的快速通胀苗头。本月初,初步摆脱国内消费和失业率压力的澳联储已经采取升息举措,而市场普遍预期挪威和加拿大央行也将步其后尘,亚洲地区的国家尽管因出口一度受创严重,但其恢复的速度也相对较快,在一段时间后加息的可能性亦不排除,而一旦欧美的失业率数据见顶,其也将快速进入新一轮的升息周期,以抑制由于货币供应量快速增长所产生的通胀膨胀预期和现实的压力。对于货币供应学派而言,拯救经济动用的非常规货币手段

无可避免将会形成巨大的通胀压力,如何加以妥善解决将会是其能否最终获得成功的关键。

对于国内而言,尽管数据上依旧没有表现出通胀迹象,而不少市场人士也认为需求方面的不足将是制约通胀压力的主要因素,但随着全球经济环境的进一步恢复,需求方面的快速增长和货币供应量的持续高热无可避免地会使通胀加大,如果不能够对此加以足够的重视,并妥善考虑相应的解决方案,而是等到实际通胀数据出现不可逆转的趋势时方做打算,后果很可能会非常严重。

M1和M2之间的“反喇叭口”体现出的通胀倾向已经对市场发出了一个最新的信号,这种信号越强越强烈,就越需要有关决策当局及时拿出相应的解决方案,以平衡短期经济成长和保持经济长期稳定增长之间的矛盾。

(作者系东航金融注册金融分析师)

经济时评

二次房改能否修正“坏的市场化”

马龙生

据媒体报道,一个以住建部副部长齐骥牵头,住房公积金监管司、住房与改革发展司和政策研究中心等相关司局一把手参与的调研小组,已开始调研十年房改的得与失。“目的在于谋划下一步住房制度该走一个什么样的模式。”住建部一知情人士告诉记者。自此,从去年6月份以来一些专家学者不断提出的“二次房改”,终于引起了高层的注意。此次房改路径将会从住建部调研开始,而后可能会由国务院出面设立住房改革协调小组来统一部署。

二次房改呼声日久,却一直限于民间。本次官方做出正式回应,说明政府意识到房改之后,目前的住房制度尚存许多问题,意味着官方将对此做出阶段性的总结与修正。这不仅对于呼吁者来说值得欣慰,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来说,也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

而从官方回应的背景来看,中国经济目前正处在从“保增长”向“调结构”的转折中,房地产市场程度不同地发展而导致的房价过高,已经对其他市场的消费形成强大挤压;“土地财政”的巨大推手作用,不仅使政府陷入土地升值与遏制炒作的两难境地,也使招拍挂“价高先得”的竞争公平,成为提前透支未来“最不可持续发展”的载体。此外,目前商品房市场的价涨量跌,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房地产市场本身的犹豫、观望心态,给联动性很强的房地产业发展面临风险,影响宏观经济的健康发展。以此来分析,官方此时此刻回应二次房改,并非心血来潮,应被视为具有一定战略针对性。

前几年,著名经济学家吴敬

链曾有“好的市场经济”与“坏的市场经济”之说法,而二者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建立了公正、透明的规则”,而不是那种市场至高、无论市场如何运行都是对的。现在,不管反对还是支持二次房改者,都认为“市场化方向不能改变”。既然在市场化大方向上高度认同,那所有的争论,就只能是对当前房地产到底是“好的市场化”与“坏的市场化”之争了。因此我个人认为,二次房改,不应该只致力于解决中低收入者买不起房、仅从公益缺位的角度做出修正,还应有更深、更远的目标,那就是明确地认识并解决住房制度存在哪些“坏的市场化”问题。

从建立公正、透明规则来区分“好”与“坏”来看,目前房地产“坏的市场化”表现还有不少。从大的方面说,房改以来,地价不断上涨,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开始参与社会再分配,但是国土资源的再分配价值、方式、转移等关键问题,法律始终比较原则、笼统,多由部门或地方规章来解释和规范,执行中具有不小弹性空间。再比如,城市改造过程中,一些基层政府与从事“三通一平”等基础开发的企业扯不清关系,拆迁补偿标准直接决定着开发商的开发成本,被拆迁者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在和谁谈判。从小的方面说,开发商的违规成本太低,消费者很难与之博弈……

尽管住房制度与房地产市场

不完全是一回事,但是二者又确

密不可分。解决了后者,可以有

效地推动前者。因此,笔者期待二

次房改能够从解决“坏的市场

化”入手,给公众带来更深、更远

的效果预期。

征收“过头税”是荒唐之举

张魁兴

自去年下半年开始经济下滑,政府财税收入增速下降,人们十分担心过去的“寅吃卯粮”征收过头税现象会再次“复活”。然而,担心什么来什么。据媒体报道,在各地保增长的大战中,“寅吃卯粮”的现象还是出现了。有企业反映,2009年以来,河南省林州市(县级市)一些中小民营企业为“帮助”当地政府完成财政收入、GDP等指标,正在向当地税务部门提前一个月缴纳税金。而且,这种现象很可能不是林州一地,有网友跟帖说他们那里早就这样了,另有网友说这不过是“冰山一角”。

到底有多少地方政府在征收过头税?我们无法做出准确的判断,也不能给出一个预测。但是,征收过头税现象是绝对存在的。尽管中央财政部和税务总局严禁“寅吃卯粮”征收过头税,然而地方是GDP和财政收入指标的,完不成指标,地方官员的面子是好看的,因此各地都在积极想办法完成指标,可谓“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有的地方积极找项目,也有的地方则大上高耗高污染项目,甚至有的地方就玩数字游戏或“寅吃卯粮”。

虽然征收过头税不符合政策,但我们知道地方政府也有难言的苦衷。因为,尽管受国际大气候的影响,经济不景气,然而保增长还是硬任务,中央要保八,省市要保九,到了县里就成了保十,甚

至有保十一的。按理说,今年的财税收入能够与去年持平都需要下很大功夫,可是政府的指标都在增长,很多地方根本无潜力可挖,不出现负增长就算阿弥陀佛了。为了保增长,很多地方政府不得不“双管齐下”:既搞实的,也玩虚的,否则就会完不成增长指标,就会影响政绩。在这种情况下,征收过头税或是常态,不征收过头税则是例外。只要以上年完成数加增长比例为经济指标,不以经济现状态定经济指标,征收过头税就难以杜绝。正如有评论所言,“不收过头税”好比是“公务员不得赌博”。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马启智日前就指出,当前财政收入的下降,是一种合理的现象。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不宜过分地追求财政收入的高增长,否则就会损害我国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经济衰退和财政收入下降的恶性循环。像林州这样向企业征收过头税,不仅不利于企业的生存和发展,而且还会导致经济运行“雪上加霜”。而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全国财政收入实现收入51518.87亿元,同比增长5.3%。在有些地方征收过头税的语境下,我不知道如何评价财政收入增长5.3%。但可以肯定地说,只要有地方征收过头税,那么财政收入就有“被增长”的嫌疑。财政收入应是真金白银,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查一查真金白银中掺了多少水分啊?